

文学圆桌

人间物语

古典理想的现代重写

读李少君《西湖，你好》

| 张德明 文 |

天人合一、人与自然的和谐，这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观念，也是中国古代文人所信奉与崇尚的一种生活法则和生命境界，由此也构成了中国古典诗歌所表达的精神内涵与价值取向。可以说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、互不相扰、彼此亲近，这是古代文人一致追求的生命理想，这种理想在古典诗歌中寻常可见，但在新诗之中却并不占主导。李少君的诗，常以描画自然、钟情山水为题材和主题，集中表达了对自然世界的热情拥抱和由衷礼赞，因此可以看作是古典理想现代重写的典型代表。

《西湖，你好》一诗也是自然诗人李少君的力作。诗人在西湖风景区与植物和动物遭遇，感受人与自然之间亲如一家，希望与这里所有的花草鸟兽一一相认，作品表现了诗人愿与自然世界的各种事物相亲相近、和睦共处的美好愿望，天人合一的古典理想在文本中得到了具体呈现，整首诗具有不俗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。

诗歌第一节，诗人在西湖边穿行，对那里的植物如数家珍，“紫薇，玉兰，香樟，银杏，梧桐”，诗人如同称唤亲人一样，称唤着这些植物的名字，而这些富有古典韵味的植物名称，又构筑出一种雅致妙美的人间情调和诗性氛围来。在诗歌的第二节和第三节，诗人则将关注的目光从植物转向动物，野禽、松鼠、山雀、鸳鸯等西湖上的各种动物一一登场，将那里怡人的生态环境和充满生机的生命状况艺术彰显出来。诗歌最后一节，诗人直言自己在西湖游览时的迫切愿望：“希望尽快认识这里所有的花草鸟兽/可以一一喊出它们的名字”，并以日常性问候“你好”作为彼此相见时的道安之语来收束全诗，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人文理想明确表白。

这首诗最突出的表达技巧就是叙事性。诗人对西湖景点诸多动物的写照，是借助叙述的笔法来完成的。比如第二节，“正当沉浸于苏堤暮晚的寂静之时/我和对面飞来的野禽相见一惊/相互打了一个照面，它就闪了/松鼠闻声亦迅速窜进了松林萱草里”，有时间，有地点，有人与物的心境和情态描述，画面感强，凸显出某种情节性美学效果。诗歌所运用的叙事技法，有效调控了诗人的情感抒发，将以往诗歌中直抒胸臆的热抒情转化为情感深处的冷抒情，然而诗人那深藏在字句之中的热爱自然的滚烫情绪，可以说是呼之欲出的。

这首诗还有一个艺术特征，就是如话家常般的用语方式。诗人对西湖动物和植物的诗化描写，并不采取绚丽、华美的辞章文句，而是主要遣用日常化、口语化的语言，这种语言使用上的设计，更显得自然、亲切，更能拉近人与外物之间的距离，也与天人合一的主题更为切近和契合。

西湖，你好

李少君

风送荷香，构成一个安逸的院落
紫薇，玉兰，香樟，银杏，梧桐
还有莺语藏在柳浪声中
正适合，散步一样的韵味和韵脚

正当沉浸于苏堤暮晚的寂静之时
我和对面飞来的野禽相见一惊
相互打了一个照面，它就闪了
松鼠闻声亦迅速窜进了松林萱草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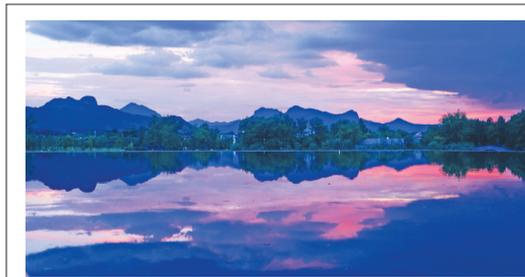
还有十几只禽鸟出没于不远的草地

它们已将西湖当成了家园
分成好几个团伙各自觅食活动
我一过去，它们就四散而逃
只剩下一只长尾山雀大摇大摆地漫步
池塘边的鸳鸯和我皆好不惘然

所以，近来我有着一个迫切的愿望
希望尽快认识这里所有的花草鸟兽
可以一一喊出它们的名字
然后，每次见到就对它们说：你好

静

谧

摄影
过正侧

收大栗

| 黄家伟 文 |

秋雨落，秋风起，秋意浓。

2020年的秋天，说来就来，一点没有往年一来二去的忸怩，似乎霸道姑娘从出嫁那天起，就急于在婆家显露出头角来。

对于老家的父母，秋天意味着收获。年轻人纷纷去了城镇，村前村后的抛荒地越来越多，只要他们愿意，尽管种就是了。种植蔬菜以及芝麻、芋头、山芋、黄豆等作物尚不太费力，但山坡上数千棵大栗树，侍候起来就费劲了。

村庄日趋空心化，人口日趋老龄化，好比一口牙，上世纪九十年代还整整齐齐的，而今却是掉的掉、烂的烂，稀稀拉拉地剩着几颗。全村20多户人家，现在只有两个人常住的——当然是一对老夫妻，占少数；一个人都没有的，不少。无人居住的老房子，比孤寡老人衰老得更快，今天坍个顶，明天塌段墙，过不了几年，就只剩高矮不一的四面墙垣了。原先的各处室内，纷纷被杂树乱草占据，所谓“漏”室空堂，衰草枯杨。耳畔常闻故人死，眼前不见少年多。今年8月，邻居吴姓兄弟间隔一天相继去世，一个八十出头，一个七十有五。就在今年春节，我因疫情破天荒在老家呆了7天，其中的弟弟还陪着与我同行的一位老先生下了3天象棋。酷暑里，连续帮忙几天后，母亲竟舌头肿大，连话都说不清楚，饭更不能吃了。劳累过度了。回想去年，父亲的妹夫中风卧床不起，前年，父亲本人因脑梗至今右手只能用汤匙吃饭，更不能劳动；大前年，母亲的大弟中风死了；父亲几个要好的战友、同事，近年纷纷如落叶般去了。对门的堂姐夫二人，一个九十六，一个九十八，风烛残年，行动如3岁小儿，步履蹒跚。大女儿整天在服侍着，寸步不离，生怕一个转身就会出事。除了他们，村上年纪最大的就数八十岁的父亲了。近年来，父亲又查出糖尿病，加上其他慢性病、老年病，一辈子对母亲吆五喝六的他也像煮熟的山芋，软了。不软不行啊，自己从来不会烧饭炒菜，现在又不能劳动，还有什么资本强硬呢？

晚秋也罢，夕阳也罢，这是自然规律，但只要幸福地生活着，父亲就十分满足了。在这么好的社会里，普通人的最高奋斗目标不就是长寿吗？更何况子女关心体贴，经济上又比较宽裕，家庭没有任何矛盾。记得儿子考取大学的那年，妻子特意带父亲去了趟北京。之前，父亲一直说，这辈子还没去过北京，想看看天安门。他是解放前出生的，又当过兵，对北京、天安门有着特殊情感。果然，脑梗后，父亲再也不能出远门了，甚至再也来过无锡我的新家。但他们自认为是全村最幸福的老人。幸福不在于儿孙们，关键在于媳妇们；不仅是现在，还在于将来：有每个节假日子女归来的盼头，有孙子学成就业的盼头，还有孙子们早点结婚生子的盼头……

天凉好个秋。江南的秋天，和春天一样，总是诗一般的美好。秋游，藏着年轻人收藏秋天的梦想，但是，这个周末，我拒绝了朋友一起出游的邀约，这个秋天，我要给父母带去一片春天。

秋天是大地的节日，更是靠天吃饭的农民的节日。幸运地熬过了六月的台风，七八月的干旱，家家户户喜滋滋，早早地找出闲置了一年的长竹竿，准备好火夹和竹篮担，并且通知了亲戚朋友来帮忙。打大栗啰！不管男女，天刚放亮，他们或扛着长竿短竹，或挑着竹篮担子，或推着板车，或开着农用三轮车，纷纷欢快地上大栗园去了，一路上，他们用山里人特有的高音和碰

到的任何一个人打着招呼。

一个说道：你家的大栗阿开始打咧？

那边答道：没有哉，星期天等伢倪（儿子们）家来着打的。

今年收成还好吧？

黄梅过后，天天干到死，多亏了8月份的几场雨，还算好。

等远在大城小镇的年轻人进入大栗园，竹竿敲击声早已东一阵西一阵，像起网时鱼儿的击水声，此起彼伏。空山不见人，但闻人语响，隔着数十米的两家人还在说笑。

父母的心早就痒痒的了，禁不住村人一担担、一车车往回送大栗的诱惑，他们又跃跃欲试了。为了主动阻止父母，周六，家住县城的弟弟邀约了一帮亲戚帮父母打好了大栗。我是周日才回家的，接下来的活儿就是破大栗——大栗外壳像刺猬，栗子包在里面，人们只听说“火中取栗”，却不知道“破壳取栗”。这又和过年做团子一样热闹了。

破大栗用上机械了，比轧稻脱粒更快，只要把“刺猬”不断投喂进那张大嘴就行了。在一阵阵沉闷的轰隆隆之后，“刺猬”的碎壳和栗子就散落一地。比起之前的全手工操作，机械破大栗自然轻松多了，但要把它锻炼身体了。何况，如果不帮母亲，摆明了得靠她一个人完成。

你喂得越快，破壳机吐得越快。阳光下，看着一颗颗略带水分的鲜红饱满的栗子散落成堆，丰收的喜悦油然而生。虽然，我知道大栗的上门收购价才2元多一斤，全年的大栗收入不过2000多元，但面对那些可爱的栗子，面对带着笑意走来走去的父亲，你想到的，为之开心的，绝不是廉价的、与城市经济活动不可同日而语的经济价值，而是面对劳动果实的喜悦，是成功抵御自然灾害后的喜悦，是农民对于土地母亲慷慨赠予的喜悦。

破壳机吐得越快，做帮手的母亲耙得越快。她要用耙子先粗粗地耙掉一批碎壳。母亲耙得越快，从未干过农活的妻子捡拾得越快，只见她手套也不戴，头也不抬，一会儿就捡了一大篮子，甚至学会了过筛。她开玩笑地对母亲说：姆妈，这堆大栗卖光了，还不够我回去买防晒霜。有邻居前来串门，母亲一边对邻居称赞着妻子，一边笑着接过话头：我反正不要防晒霜，卖了大栗，钱全归你买去。此时，母亲的口袋里正装着妻子此行给她的2000元过节费。

不知不觉中，两个小时过了，原先小山一样的大栗堆，已完整地变成300多斤栗子和一大堆碎壳。我开始帮母亲一担担把大栗壳挑到后山空地上，母亲要用它们改良土壤。

秋游能写出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的诗句，但这场秋收，子女的温馨陪伴与雪中送炭般的帮忙，让父母收获了春天般的温暖。

原计划要干上两天活的母亲，得了空又为我们去采摘南瓜藤去了，她知道我们最喜欢吃了。但时节过了，只能找找看了。一路上只听见她高声地和邻居说道：“大伢倪公婆两个家来咯，帮我拿一堆大栗破辣咧，我去寻点饭瓜藤，他家吃着夜晚走。”那声音里充满着农村人特有的脆爽，充满着春天般的喜悦。

回无锡家后，我的腰整整痛了三天，一点不能弯。老婆小心地侍候着，她说：儿子马上从美国学习回来了，回来第一件事就让他去陪陪爷爷奶奶，帮着做几天生活。